唐代冯刘耀结义庙遗址

“冯氏郊园”——峄北冯氏望族的精神家园

——枣庄市中刘耀冯氏家族溯源

○李鏖

枣庄有着众多的世家大族，诸如古峄县流传的“崔宋黄梁，王鲍二家”，抑或还有“南常褚、郗山殷，城南大桥、牛山孙”等；又如古滕县的“八大家，八小家，李王高孔满天下”，无不以世代高官豪富而显赫一时。峄阳贾氏一族显赫于明清，学富五车的贾梦龙屈就河北内丘训导，却因儿子贾三近官拜光禄寺卿而博得诰封，又因“《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或“贾梦龙说”）而名扬天下。

贾梦龙的著名散曲《驻云飞·刘伶坟》被镌刻在《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碑后，并被收入《峄阳贾氏族谱·艺文卷》中，数百年来广为传诵，醉仙刘伶的可爱已是家喻户晓，然而却一直没人探究何为“冯氏郊园”？“冯氏郊园”又在何方？以及醉仙刘伶为何被埋在了“冯氏郊园”？

近日，在西王庄乡冯刘耀村发现的几统古碑，或许能解开这一千古之谜，并晓然明了这神秘的“冯氏郊园”实为峄北冯氏望族的精神家园——汉有冯立，居职公廉，通《春秋》，官终东海太守；晋有“冯嗜义”，美酒醉刘伶；元有冯四郎坐青州，敕封万户侯；有明一代，更有“夙称好义”的冯君玺，固守着英贤辈出的“冯氏郊园”……

一

刘耀村位于西王庄乡东南山后。此地历史悠久，风景秀美，远古有“刘耀遗址”，为新石器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先民活动的地方，因之留下了众多璀璨的历史文化遗存。

年逾耄耋的冯永全老人曾告诉我们：“如果你到刘耀来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位于傅刘耀村西两棵树龄近2000年的古银杏树。这两棵银杏树经市政府挂牌保护，为一雌一雄。原来位于唐代的结义庙中，为我冯氏先祖所植。此树虽然经历了两千年风雨，却依然枝繁叶茂，荫翳遮日，其树冠相连，有亩许大，每年都会结下数百斤银杏果，印证了刘耀冯氏悠久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

笔者来到傅刘耀村西考查两棵古银杏，在树下与一田姓老者攀谈，老人说：“白果树下原有一座古庙，建于唐代，我从小就住在庙里，我今年86岁了。”当问到谁人所建时，老人说：“是冯刘耀村姓冯的建的。”

结义庙，冯氏族人称之为家庙，分为前后两进，正殿供奉佛祖，偏殿供奉刘关张三义士，可惜这座千年古庙毁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从表面看，那只是一些残砖断瓦的家庙痕迹和两株漠漠无语的千年古树，但他却承载着冯氏先祖穿越两千年所透露的信息。先秦时期有一支冯姓由西向东进入齐鲁大地，这一支人来自于魏地，冯谖客孟尝君的千古佳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冯谖作为一个智者的出现使这支人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峄北冯氏渐次崛起于汉代。据《汉书》记载：冯奉世（公元前117年–前41年），字子明，西汉上党潞人，其故里在今山西省黎城县七里店村。战国时上党太守冯亭之后。是西汉时期功著西陲的将领。汉元帝即位，冯奉世被任命为执金吾，后升为光禄勋，主管京师羽林军。永光二年（前42年）秋，陇西羌人叛汉，冯奉世率军六万，平息反叛，还京后迁为左将军，仍兼光禄勋。不久，进封关内侯。次年，因病卒于任上。

“冯奉世有九子四女，其长子冯谭以功补天水司马；次子冯野王，元帝时任陇西太守，成帝时任上郡太守；子冯逡，成帝时为清河都尉，后任陇西太守；子冯立，先后任五原太守、西河上郡、东海太守；子冯参，精通《尚书》，先后任代郡、安定太守、谏议大夫。长女冯媛，先为元帝昭仪，后为中山太后。”

正是这位东海太守冯立及其后裔们来在了刘耀村（汉属东海郡承县），经年奋斗，荜路褴褛，以启山林。西汉末年于村北创建冯氏宗庙，并栽下了两棵银杏树。及至到了晋代，便产生了一个美妙的关于“刘伶的传说”：

话说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州西北）人，西晋时期的文学大家，“竹林七贤”之一。他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狂饮竹林，曾作《酒德颂》。《峄县志》中这样记载他：“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锸随之。”他曾官拜晋建威参军，以狂放豪饮在民间广泛传扬。最后终因醉酒仙逝，尊重他的遗愿，家人将其葬于古台一里远的地方，也就是今西王庄乡冯刘耀村北。

据冯耀钦先生介绍：“据传说和家谱记载，刘伶从沛郡来到这里，冯家人热情好客，用村子的泉水造出的酒招待他，酒浓香、纯厚、劲大，刘伶遇上好酒，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死后就葬在冯氏的园地里。”那么这位热情好客的冯氏先人会是谁呢？他又叫什么名字？因日久年远，便无人知晓了。那么，根据冯谖“焚券市义”的义行，及其冯立“居职公廉”的善举，作为冯谖、冯立的裔孙、与刘伶有着相同秉性的冯氏先贤，我们姑且称他为“冯嗜义”吧！

据《峄县志·杂记》载：“刘曜村，在城北十余里，即刘伶庄，以晋刘参军墓在此，故名。今云刘曜村者，盖音谬也。”是说今刘耀村在晋时称为刘伶庄，“昔刘曜常驻跸焉，故聚落以为名。”刘曜为十六国时前赵国君，他是十六国时汉帝刘渊的侄子，勇猛过人，曾率部和石勒部东略山东，同东晋军队多次交锋。此后，东晋与汉赵以淮水为界，山东、苏北尽为刘曜、石勒占据，“故聚落以为名刘曜村。”此时的“刘曜村”一度为冯氏庄园，拥有广袤的山林名泉和田园沃野。后演变为“刘耀村”，并以刘伶河（倒淌河）为地标，称东、南、北刘耀。解放后，三个刘耀村改由姓氏命名，即冯刘耀、陈刘耀、傅刘耀。

时间发展至唐宋时期，刘耀一带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冯氏族人得以大量繁衍后，于唐代在刘伶河北岸银杏树下，捐扩土地七十三亩，将冯氏宗庙改为“结义庙”，后期又在河对岸建起了观音堂。观音堂所常见者皆座北朝南，而独有此庙座南朝北，故有“倒座观音堂”之说，由此形成“对门两座庙”的景观。也有的称其为“对门三座庙、碑步一孔桥、万丈黑土崖、五路三江水”。由此可见，冯氏族人掌控着此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当地已成为望族。此时的冯氏庄园经此拓展已成为庄外庄的“冯氏郊园”，面积已达数百亩或千余亩，成为峄北地区颇负盛名的风景园林，故而在刘耀村西北留下众多的唐宋时期的墓葬和石碑，或称“东大林”、“西大林”，后因水土流失及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遗址古物几乎荡然无存……

二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时期，刘耀冯氏不仅没有因为外族统治而败落窘迫，反而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开始参与民族大融合的进程。现存的西大林元代延佑元年（1314年）所刻的石碑，记载了一位名叫冯兴髫的冯氏先祖葬于刘耀西北冯氏祖茔旁，石碑正面碑文《冯氏先茔之记》强调人生以养、丧、祭之三道为孝子事亲之根本，凸显冯氏一族以孝行天下，义字当先；强调了刘曜村山川环境之美，最宜作先祖陵寝，魂神之宅；进而记叙其先祖兴髫公寝此后的兴旺发达，缵缨相续……

碑后勒刻有“宗派之图”。据谱碑图示：冯兴髫子四：长曰冯珎，二曰冯翊，三曰冯禧，四曰冯春。他们的下一代有六子六女，名讳后边，间有女儿、女婿名字。

这是一个庞大的兴盛无比的族群，不但人丁兴旺，而且学优仕宦者居多；不但本族居官者多多，计有宣使、库使、社长等，而且亲属中亦多有为宦者。图系中显见冯友即为衰老之人，或为名誉立石之人，而以冯友名义称其长辈女夫为“姑夫”，同辈女夫为“姐夫”，而下辈女夫则转换以其子冯兴名义称其为“姐壻”……反映了700年前元代社会宗亲称谓习俗之一斑。而且在同辈中不管是叔伯兄弟还是堂叔兄弟，除去有官职长支以外都是以年龄长幼排列。

对此，冯永全先生解释说：“这样，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元朝冯四郎做官青州、从而外出的传说。虽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却是祖辈口口相传的，而且都可以说得很清楚。邳州授贤冯氏自古以来就和刘耀冯氏有着深入的交流和往来，从古至今大家走动不断，辈份称呼也从没混乱过，客观上促成了刘耀冯氏1987年家谱的续修。当时，刘耀本地经济十分困难，是没有经济能力组织续修族谱的，所有的费用是由徐州族人冯润光倾其家资捐献的一万块钱，这就是现在所见到的《枣庄市西王庄乡冯刘耀冯氏家族之谱》。”

在随后对谱碑内容研读的过程中，我们对一个人的身份产生了兴趣，此人就是生活在这块祖碑所立元代延祐年间的宣使冯成，他的后边还出现一个库使冯瑄。

元朝的前二十年，世侯作乱，把持权力，后为统治者所不容。元代在平定世侯以后，重视对中原的稳定和管理，这时期大量起用汉臣。而冯成能够成为皇帝信任欣赏的人，定有非凡的才能，是有封侯的可能的。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冯四郎可能当很大的官却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

从明代冯惟敏主编的《冯氏世录》中的语句，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青州冯氏先祖为元代万户侯，地位显赫；冯氏先祖留下了坟墓而没有得到妥善保护；青州冯氏早在其先祖冯裕时，已经对元代世系不大清楚；当时青州为仕的族人对于万户侯先祖态度较为疏远和冷淡。为什么会造成这些状况呢？冯耀坤先生曾解释说：“大家都会有切身体会，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祖先的坏话，给我们的感觉会比打我们几巴掌还要难受，会义愤填膺，更有甚者会有教训对方的冲动。宋时潘杨两家结怨，时至今日，潘杨两家仍耿耿于怀，不予通婚。何况元代区区不到百年，而洪武年、嘉靖年也就一百多年。何以这位冯裕先人会对他们的万户侯先祖如此淡漠？扒祖坟的事情是布衣平民都不能容忍的，为什么当时冯裕有职权地位而不予争取保护呢？大明朝重视孝道，奉行以孝治国。冯裕为何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不通常理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的元代万户侯先祖给他们留下的不是荣耀，而是灾难，是屈辱，更甚者会有杀头的危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元朝时蒙古族的统治是中原人民饱含血泪的屈辱史。元人初时对中原各族人民采取极其野蛮残酷的奴役和血腥镇压的统治手段。曾有文献记载：元朝时贵族可以无限制地圈地，用于放牧他们的牲畜，失地的农民只有挨饿叹息的份。后期实行十户制，也就是十户汉族人养活一家蒙古人。同时因为元朝无休止的扩张，兵役加赋税，十分沉重。单纯的生计困难还能凑乎着忍受；许多蒙古人还经常地强占汉人妻女。如果对于嗜血的蒙古人，无可奈何忍受的话，那么，对于帮助元朝人统治中原的汉人，再也没有现在推进民族大融合的想法，有的只会是满心的悲哀和愤恨。入明后，反元日重，当这样的人家不得势，汉人暴动起义；或是蒙古人撤走之后，受他管理和迫害的人一定会伺机报复，于是就出现了当权者死后不久就将陵墓夷为平地的事情。甚至会筑宅其上，死后亦不留立锥之地。

三

刘伶因耿介直言而失意，因失意狂放而豪饮，其不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贾梦龙率先于明万历十九年专门为刘伶表墓，其子、光禄寺卿贾三近曾作《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盛赞其人格；明诗人王瑛也曾写诗凭吊，咏赞其高风亮节。

贾三近在《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中引用了《晋书·刘伶传》以及刘伶东游峄北，乐而忘归，醉死于刘耀北，留下了刘伶墓、刘伶台、刘伶河等千古胜迹，旨在驳斥世俗“谓公酒人也”的谬说，用事实说明刘伶“公于文翰未尝厝意……至酒德一颂，气排山河，襟麾宇宙，漆园老吏且当北面。”进而证明“公固达人，非酒人也”、“兹固一代人豪也，而宛焉可想矣。”

据史载“夙称好义”的冯君玺想当年一定是跟从贾三近在紫荆关的冯子履帐下为官的，而且这次为刘伶表墓的一切活动费用，也一定是这位“夙称好义”的冯君玺慷慨捐献的。如此高风亮节的侠义之人，怎不令人钦敬？

其后，明万历末年冯刘耀东大林铁头老祖冯国立，官至督粮道，因国舅李良陷害被杀。后平反昭雪，赐铁头以厚葬之。

此时的冯氏郊园已然有了更大规模的扩展和完备，有如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描述的那样：这大花园建在小山边，“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药圃、海棠轩、蔷薇架、木香棚、玫瑰树，端的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假山真水，翠竹苍松。高而不尖谓之台，巍而不峻谓之榭。卷棚前后，松墙竹径，曲水方池，映阶蕉棕，向日葵榴。游鱼藻内惊人，粉蝶花间对舞。正是：‘芍药展开菩萨面，荔枝擎出鬼王头。’”

另据《邳州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授贤乡，授贤冯氏始祖思孝公，字彦忠，（父才兴）原籍山东青州临朐冶源，洪武二年（1369年）被任命为澎州清吏司主事（六品），管理沂、泗、莱、洳、艾等水利、漕运、税收等事宜。卒葬授贤村西，俗称大坟子。”

思孝公冯彦忠自青州出仕邳州，环境得到改善，再者邳州、峄州山水相连，思孝公在与刘耀冯氏的交往过程中，因为对祖上的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所以才会对自古以来邳支授贤冯氏和刘耀冯氏辈份一直论得很清楚。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耀冯氏族人曾经接待过一个特殊的客人，他的名字叫冯恒昌。此人饱读诗书，热心家族事业。冯恒昌自言：为追寻祖先的脉络，他曾自费游历过青州，并不远千里到过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后来，他听说刘耀有元朝碑保留下来，曾专程前来拜谒。在仔细研读完这块“冯氏先茔之记”，尤其是看到碑后“宗派之图”有立石人“冯友同　男　冯兴”时，便扑通跪倒在碑前说：“老祖宗，我找你找的好苦，原来你在这里啊！”于是抚碑长叹，留连很久。冯恒昌老人留在冯刘耀住了很久。“冯恒昌老人回到邳县，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他家成份很高，解放前家中广有田产，恐怕他老人家也躲不过六七十年代席卷中华大地的那场浩劫吧。但愿他老人家安好。如果当时他所掌握的资料能得以保存的话，许多的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

经过对元代古碑的研究发现：当时立这块碑的规格之高令人惊奇。落款：“本州提领赵方兴撰文，司天台扎付胶州滋阳学正芦筠书丹，沂阳匠人段用刻石。”峄州当时是一个大州，能请到一州之首脑为之撰文，并请得滋阳学正书丹，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滋阳就是今天兖州市的前身）。请大家注意一下：“沂阳匠人段用刻石。”沂阳，今沂水之古称，沂水石雕如今响誉中外。可是七百年前，那时的交通信息各方面都不发达，单单找个石匠要跑到几百里之外，理由只有一个：当时立碑的推动者对沂水的石刻是很了解的。而沂水离临朐只有一山之隔，其渊源所在，应该与冯成坐青州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

元代冯氏祖先创造辉煌已成往事，但与今日冯刘耀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峄县志》有载：始建于公元18年，为刘耀一分为三者之一。抛开以前的历史不讲，单从宋朝算起，冯刘耀也有九百多年历史了。可如今，这个古老的村落没有留下过多的历史痕迹。除去不会说话的两棵千余年古银杏树得以保存外，以前的种种已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了诸如酒店、馍馍店、锅饼店等等生意的称号。冯耀荣先生于民国初年就读于村中小学，至今还记得当年学唱的歌词：“刘耀之东有古台，刘耀之西有刘伶……刘耀，刘耀，古圣先贤有遗教。”或曰：“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是为纪念中日甲午海战惨烈的民族之痛。他听老人们说，当年刘耀村的“沙路子”直通东海（即东海郡治所郯城），路旁设有“盐股营”（专管盐务的兵站），驻有近百人的军队防务。“熟悉刘耀冯的人都知道，我们刘耀冯，虽号称数千年历史，可是我们家谱上能追溯到的只是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二，‘御赐进士出身姻愚侄刘振翮题’写的大汪南五统碑。乾隆三十七年，即公元1772年，由其曾孙所立，也就是为一百年前的先祖所立。一百年前也就是清康熙年间。也就是说冯氏的历史断代起于康熙初年。大家知道康熙初年间政局相比较是稳定的，中原老百姓难得过上了一段太平日子。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断代会发生在最安稳的康乾盛世，而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究其原因，恐怕只有天灾了。”

而康熙初年也真的就发生了一次大的天灾，那就是发生在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的郯城大地震。震中位于莒县、郯城、临沂之间，震级为8.5级，烈度达12度，50多万平方公里内的150个州县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有感面积800多公里。

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那场大地震，使得刘耀冯氏族人大多伤亡离散，或迁徙外乡，且祖茔碑碣被毁，族谱文物损失殆尽。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仅是元代延佑元年碑及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重修族谱的有关资料，及其二十个班辈：

圣思德相茂，光宗永耀传。克勤承家远，立业继先贤。

二十个续辈：

本固修为善，忠孝在亲民。文武安邦治，诗书易礼秋。

正如冯宪琢先生在《枣庄市西王庄乡冯刘耀冯氏家族之谱序言》中所言：冯氏郊园内“有宋朝林墓，徽宗崇宁年间，陪葬文币，冲出数枚。……天启、崇祯年间建立西大林，有碑五座。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日立，祖先五代人名讳俱在，后因战火和文革，碑被毁坏。如今仅存部分残碑断碣……”

今之刘耀冯氏族谱基本是按此五统碑记延续而来：

其一：冯大公讳国士，字幼学，配刘氏，子三、孙六；

其二：冯大公讳国辑，配氏无考，嗣孙一；

其三：相新祖配李太君，子三，孙五；

其四：冯大公讳国栋，字邦良，配氏无考，子三，孙五；

其五：冯大公讳履新，配梁氏，子三，孙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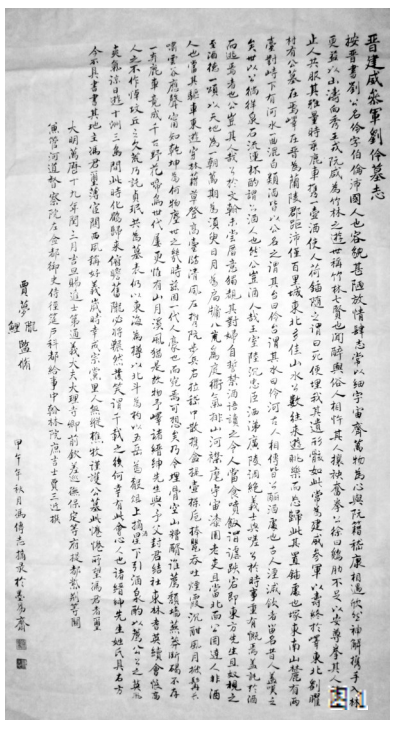
图1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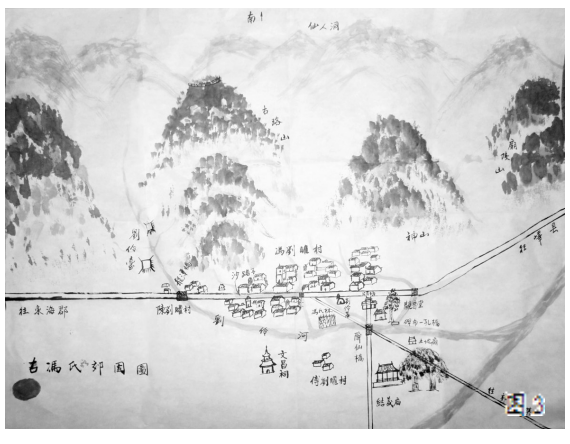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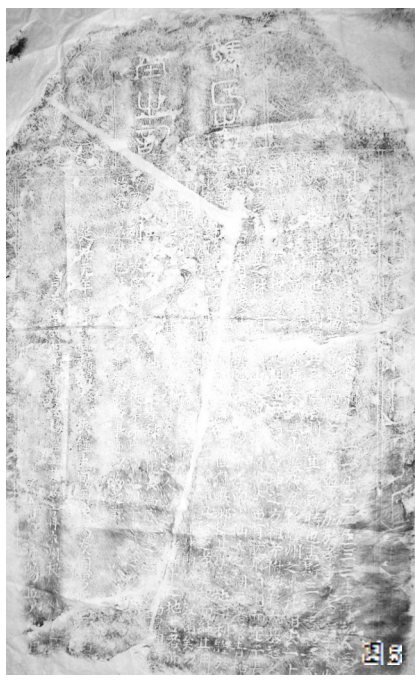
图5

图1：冯传志先生手书贾三近《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

图2：元代延佑元年《冯氏先茔之记》碑

图3：冯传志先生手绘《古冯氏郊园图》

图4：元代延佑元年《冯氏宗派之图》拓片（局部）

图5：元代延佑元年《冯氏先茔之记》拓片（局部）